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第四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四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编.第4卷,政治军事编.第4册/福建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9
ISBN 7-211-04891-3

I. 文… II. 福… III. ①文史资料—福建省②政
治事件—福建省—民国③军事史—福建省—民国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461 号

政 治 军 事 编

ZHENGZHI JUNSHI BIAN

《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卷(第四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350005)

规格 850×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4 插页 295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211-04891-3

K·401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耀华

委 员：王耀华 林爱枝 方 群 刘 珂

陈逸清 林大坚 林金水 侯伟生

俞金树 施学慨 黄小宁 郑成钟

执行编辑：郑成钟

校 录：郑广红 黄 平



目 录

福建和平救国军张逸舟部史略	张 驰(1)
军统闽海军运直属组	张 驰(24)
福建和平救国军张逸舟部琐闻	张 驰(55)
郑德民为祸闽海	郭则杰(75)
军事委员会南竿先遣军概况	原寿梓(111)
汪伪政权见闻点滴	梁一川(119)
抗战初期伪军在海澄反正纪闻	蔡竹禅(122)
汉奸吴念中与闽籍特务	郭则杰(126)
孙葆琰附逆的前前后后	王而嵇(155)
厉木恭与海上民变武装	余世英(167)
厉木恭部略记	刘震南(174)
刘通生平事略	陈本亮(179)
回忆吴石烈士	吴仲禧(197)
忆秦望山先生二三事	谢 真(211)
许卓然事略	陈德贤(219)
许卓然遇害	张圣才(223)
许卓然遇刺经过略况	叶清泉(227)

略忆我的父亲许卓然	许祖义(232)
略记袁国钦	李伯春、邓发达(236)
邱竺岩先生简传	黄寿祺(240)
林元荃简况	邓碧玉(242)
记高诚学	刘浑生(246)
我所认识的国民党各方人士琐记	傅柏翠(261)
我所认识的敖建畴	赵连璋(283)

第三战区军民合作组织及驻福建指导处站概况

.....	张纪生(289)
-------	----------

抗战时期国民党陆军官、佐、属任职任官及登记

(铨叙)情况	任仲泉(296)
国民党福建军事系统的人事制度	刘成筹(304)
记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在福建	徐世瑞(323)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政务巡察团二三事	黄毓泌(326)
参加台湾考察团片断	陈芝美(331)
福建陆军军事学校概况	郭公木(335)
闽口要塞炮科学堂创办始末	陈志武、叶在琛(340)
福建陆军(陆地)测量局(队)始末	吴家琮(349)
略谈国民党陆军大学	朱启宇(358)
国民党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始末	汤 涛(363)
国民党联勤三校迁闽和解散经过概述	曹增之(367)
抗战年代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概况	龚 遂(371)

福建和平救国军张逸舟部史略

张 驰

一 张逸舟部的产生与初期活动

1938年6月,德化民军首领张雄南为张超所劝诱,由港返闽,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福建省保安处处长黄珍吾收编,任福建第四清剿区指挥。旋即整编改任福建省保安团第四旅旅长。指挥部和旅部,先后均设在德化县城。其部队则分驻于德化、安溪和永泰三县。

曾与张雄南同时由港返闽的张逸舟,任该旅旅部副官;黄玉树任中队长;郑文贤由我介绍,任该旅旅部上尉书记官。1938年10月间,我被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调遣往德化,监视张雄南的动态,将情况随时汇报谍报股。

张雄南性爱做官,胆却极小,虽经收编,当了人家的部下,而又不敢与其上级长官见面。因而,深招陈仪、黄珍吾之疑忌,于1939年7月间,被下令撤去省保安第四旅旅长职务,遗缺由该旅第七团团长涂友情接充。张被撤职后,即率其卫队数十人,返其本乡西山村,当晚与其叔张克武(时任张的团长)、其侄张承福(时任张的营长)以及张逸舟等秘密集议,决定:抗不移交,脱离省当局,上山再当土匪。那次我虽曾跟张等同往西山,但是晚并未参加他们的会议。

时省保安处谍报股长金颂康兼任福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

电召我返榕任该稽查处情报股长。我于接电时,即离开德化前往福州。郑文贤亦于是时离开张部,返回仙游。惟张逸舟和黄玉树,仍留张雄南部内。

1939年8月8日,张雄南果真率所部在永泰防区通电与福建省当局脱离关系,宣告独立。黄珍吾即电令驻福、莆、仙的省保安团团长王成章率队前往仙辖兴太里防堵。张逸舟和黄玉树恰于此时率匪队40余人,由永泰窜经兴太,在该里安溪头村与王团部队遭遇,发生激战,两方各有伤亡。但终被张逸舟等突围而出,窜经莆辖的东沙村,雇船下海,盘踞湄洲岛为匪。不久,王成章率保安团一营,渡海进攻湄洲岛。张逸舟等且战且退,退踞盘坵岛。俟王成章撤离湄洲岛时,他们又返踞湄洲岛。

军统闽南站站长张式锐,即于此时派遣其特务分子郑文贤下海,前往湄洲岛勾结张逸舟。张即委郑文贤(化名郑文斌)为秘书。此为军统派遣特务下海勾结敌伪的第一批。

张逸舟和黄玉树等于盘踞湄洲约一个多月之后,由张天桢牵线,率所部约三四十人开往厦门投敌。张天桢乃莆田界外赤岐村农民,以该村地近海滨,海上交通较为便利,因而经常兼营投机生理。抗战期间,他仍偷运毛猪、粮食等物资,赴厦资敌,因之与侵厦日军海军司令部武官大桥恭三认识并勾结。张逸舟开始与敌酋大桥恭三勾搭,再由大桥介绍与驻厦敌海军司令部勾结。敌指定厦门口外的浯屿为张逸舟暂时驻地,并令其组织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以张逸舟为总司令,黄玉树为副总司令兼第一路指挥,参谋处处长吴犹龙,郑文斌为秘书处处长,谢命其为副官处处长(后改苏骏驹),戴佑为军需处处长,张水田为贸易处处长。所谓“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就此产生。

此外,“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王福民部,其所属第一路司令林义和,第二路司令余长淦和第三路司令林震等,分别盘踞于南竿塘、北礮和白犬等各岛屿。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三集团

军总司令翁尚功部,所属庄大志,则盘踞于小麦屿。翁自己认为所部人枪不多,力量单薄,前途无甚希望,情愿将所部归并于张逸舟。张即以翁尚功为参谋长,以庄大志为第二路指挥。还有台人蔡功(原名蔡阿九)部,则盘踞于闽浙交界海面的大嵛山岛上。王、翁、蔡各部,均为抗日战争初期最早下海投敌的匪首余阿煌的旧部。1939年冬,余阿煌进犯平潭不遂,因受弹伤,逃往厦门不治身死之后,其部属才由王福民接管。

1940年8月,军统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在福州特设一个“反间组”,以该站副站长兼福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严燧为组长,严燧之弟严通为书记,郑德民、林沧圃、苏骏驹等为组员。严派遣郑德民、林沧圃和苏骏驹等三人下海勾结敌伪。郑德民等乃即纠集人枪20余下海。郑等以乡谊和语言相同等关系,原拟与第三集团军翁尚功部合伙,较易勾结得来。故他们于下海之初,就暂踞小麦屿与原驻该屿的翁尚功所属庄大志匪股勾结。到小麦屿一个多月后,庄大志即同郑等往厦找翁,企图与翁尚功勾结。不料,在他们未到厦之先,翁部已经与张部合并矣。此事只得作罢。

郑德民正在彷徨无依之际,张逸舟即乘机拉拢,大献殷勤——事后林沧圃曾告诉我:逸舟为人,确有一套手腕,当我们到厦时,福清县属的各伪军头目如王福民、翁尚功等,对我们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而他却到码头去接我们,且又经常访晤,请吃请喝,殷勤招待,无微不至。因此,当时我们只有变更原定计划,转而与张合伙矣。张即委郑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指挥,林沧圃为参谋长,苏骏驹为政训处主任(后改调葛越溪)。

翁尚功合并于张部后不久,即由厦门转往汕头,对张所委的参谋长,辞不就职。庄大志亦表示不就张部的第二路指挥职务,并将所属交其弟庄奕刘率带,归并于郑德民部。郑委庄奕刘为所部大队长。

张在得到特务郑德民等下海勾结协助的情况之下,野心顿炽,

蠢蠢欲动，立与郑等计议，决定率队北返进犯南日岛，作为今后发展的根据地。他将前第三集团军翁尚功部租用的“共存丸”号汽船，拨交郑德民使用，令其率队先返，进攻南日岛。张逸舟、黄玉树等率队踵行。

10月上旬，郑德民等率匪20余人，乘搭“共存丸”汽船，于驶经莆禧三江口塔仔外海面时，发现有英商轮船“神华”号一艘，他们即开枪截击，迫令其停泊受检。“共存丸”上的匪众飞拥上轮，将该轮所载物资和搭客的贵重行李，抢劫一空，价值约40万元。得手后，即转航进犯南日岛。张逸舟、黄玉树等亦即率队赶到。张部的总司令部即设该岛的浮斗村，第一、二两路指挥部和各所属匪队，亦分驻于该岛的重要据点。南日岛遂为张部所占据。

郑德民将抢劫所得的赃物、赃款，仅交一小部分给张部总司令部，尚余绝大部分都据为己有。随之，在南日岛大肆招军买马，扩充武力。仅一个多月时间，其所部人枪，即由原有的20余突增至200余，编为3个中队。张逸舟亦于此时委任张天桢为独立大队大队长（以后编入第二路指挥黄玉树部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张天桢在其家乡赤岐村及附近沿海各乡村，积极招集当地的流氓、地痞和逃避兵役的适龄壮丁数十人，陆续携带其藏枪下海，投入张部。张部总部的人枪，亦急剧突增，由原有40余增至180余。张逸舟部此时已共有人枪400余矣。

原盘踞白犬岛的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路林震部，与盘踞南竿塘的同集团军第一路林义和部，仇恨极深，时生火并，曾在南竿塘与白犬之间的海面，激战多次，两方死伤达数十人之多。因此，林震早已有脱离第二集团军之意图。

白犬岛屹立于闽江口对过的白犬洋海面，位居冲要，为往来沪厦港的商旅船泊必经之地，税收货源，均极充裕，种种优点，在闽海各岛屿中仅次于南竿塘耳。因此，张逸舟对白犬这个好岛，早已垂涎欲滴，但恨已被林震捷足先得，无可奈何，只有徒呼负负而已。

闻林震与林义和积恨极深，存有脱离第二集团军而另谋他就之意，私心窃喜。但又苦平时与林震素无渊源，虽极想拉拢林震，编为己有，但又不得其门而入。自从得悉林沧圃与林震系属同乡同姓，私交颇厚的情况之后，乃即利用林沧圃，令其特往白犬岛，劝诱林震归附张部。林沧圃以初投张部，而且身为张部参谋长，乃毅然答应，展身而出，为张部大卖气力，积极向林震关说。林震果为所动，答应愿为张部收编。

1940年12月，驻福、莆、仙的省保安团王成章部，渡海进攻南日岛。张部战败，由日敌炮艇发炮轰击，掩护撤出，逃往白犬岛。盖即因为林沧圃的从中拉拢，林震对张部已有默契之故。在此期间，林沧圃继续为张部卖力，更进一步进行拉拢林震归编张部的工作。结果，双方商定的条件是：张部委林震为第三路指挥，所部仍驻白犬岛，每月供应林震鸦片匣膏1000两。张部总司令部及第一、二两路指挥部，可以随时移驻白犬岛，与林震协防。如果林义和敢再来犯白犬岛，张部应与林震合力抵御。

二、日、伪、蒋特勾结与我二次下海

张部总司令部盘踞南日岛后，计划在厦门设立该部驻厦办事处和新华公司。郑文贤即于此时由南日岛潜回大陆，到仙轸枫亭镇与前任闽南站泉州组组长陈德星接洽。原来闽南站站长陈式锐早已与陈德星商量，决定在厦设立厦门情报小组，以郑文贤为组长，加派薛瑞永为该小组编审，担任内勤工作，并派电务员一人，带无线电台一部，由郑文贤负责率带下海，前往南日岛，利用张部人员可以进出厦门口之便，相机掩护潜入厦门，寻觅房屋，装设无线电台，开设小摊店作为掩护，搜集敌伪方情报，汇报闽南站。郑文贤于返抵南日岛时，即介绍薛瑞永为张部驻厦办事处主任兼新化公司经理（以此公开职务作掩护）。同时，秘密吸收张部的副官处

处长谢文新(化名谢命其)、军需处处长戴启增(化名戴佑)和贸易处处长张文池(化名张水田)等为该小组成员,协助其搜集敌伪方情报。

张逸舟在特务郑德民等下海协助之后,人枪突增,力量日大,自感心满意足。但对郑德民等的下海来历不明,却也引起他的怀疑与不安。因为张与郑德民、林沧圃等原曾相识,早已知道他们与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长张超有特务工作关系。此次他们竟突然下海,显系来历不明。但他们却并未明白告诉他,他自也不便冒昧地询问他们,只是时存戒心,遇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就不敢与他们切实商量,如此敷衍,隔膜日甚一日。郑、林等早就看穿了张、黄等对他们的怀疑与顾虑,但也不便将身份贸然向张、黄等公开,以致遇事就缩手缩脚,未能畅所欲为。他们鉴于平时在闲谈中,张、黄诸人对我均极表信任,私交甚厚,遂认为如欲消除与张、黄等的隔膜,就需要我下海,向张、黄诸人疏解沟通。郑、林乃将他们被张等疑忌,彼此之间,相当隔膜,弄得工作无法开展等情况,迭函闽北站,一再要求严灵峰和严燧,迅即派我下海,从中拉拢疏解,作好与张、黄诸人的密切沟通,以利进行其“谍报”活动。严燧乃将郑、林迭次来函的大意告诉我,并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可否下海一行。当时我自是无条件答应愿意遵派下海。严等乃即决定派我前往南日岛,到张部进行加强“联系”敌伪的工作。

福清人王赞河,是经常往来于福州与匪踞岛屿之间的交通员,我第一次被闽北站派遣下海时,就是由王赞河带路的。此次下海,第一晚住在福清县城王的家里,第二晚住在郑德民的朋友所谓志龙伯家里。第三天早上前往高山附近约5华里靠近海滨的一个小村雇船渡海往南日岛。

我因初次下海,未明张部真相,故于抵达南日岛北边的某小澳登岸时,即和王赞河商量,由他先行入境,通知郑德民、林沧圃后,再定我的进止。我就在该澳较隐蔽的一块大岸石之下,憩息等候。

王去后不久,就和林沧圃来海滨接我,带我到第二路指挥部郑德民处。

我与郑德民、林沧圃等见面时,即询问此间的情况究竟如何。林就滔滔不绝地将张、黄诸人对他们疑忌,彼此之间存在隔膜,弄得工作无法开展,他们一再写信给两严,要求派我下海的经过情况,全部详细告我。郑亦说,我们与张、黄之间的这个疙瘩,必须设法解开,才能开展工作,若长此隔膜下去,恐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们才一再写信给两严,要烦你来此一趟,向他们疏解一下,相信彼此之间的隔膜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我听后便说,根据此种情况,是否要将你们的身份,向他们坦白说明。郑、林就问:上面如何决定?我对张、黄诸人的看法如何?我说,上面未下决定,是要我与你们晤面商量后,根据此间的实际情况,由我们自行决定的。至于我对张、黄的看法,我认为他们必不至甘当真正的汉奸,他们对我们也不至会加以陷害。郑、林就齐声说,既然如此,何不就直接爽快地和他们商谈。郑又说,我们就这样决定,不要夜长梦多,再有犹豫。但必须立即通知他们,说你已经来岛,他们势必非常高兴,如果太迟通知,引起他们误会,倒不方便。于是,郑德民就亲往通知张逸舟。旋张逸舟、黄玉树、郑文贤和谢文新等四人,就跟郑到第二路指挥部郑德民处来看我。一进室内,张逸舟就笑嘻嘻地放低声音说,听说有蓝衣社分子秘密来到这里,搜查!搜查!我也就笑着说,蓝衣社分子,敢到你们汉奸这里来,真是胆大包天。但你所说的蓝衣社分子,究竟在哪里?张又笑着说:“远在千里,近在眼前,抓!抓!”黄玉树也像演戏似的说:“在我们面前,当面骂我们是汉奸,真是岂有此理!左右!快拿棍过来,先给他捆打40大棍,然后押赴法场处斩!”引得郑德民、林沧圃和郑文贤、谢文新诸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与张、黄、郑、谢诸人,平时的亲密和说话的随便,于此可见。

一场说笑之后,张逸舟就要我到 he 那里去。郑德民就阻止,

说：“张先生刚来，要让他休息，今晚就住在这里，等明早过去可也。”他们当即商量派人向岛民买猪宰杀，准备酒席款待我。

第二天，我到张逸舟寓内时，张一开始就问：“郑、林等此次为何会突然下海，来干此种勾当，究竟内中情况如何？”我回答：“是政府派遣他们下来。”张说：“我们早已看穿他们的底细。但我认为，只要开诚布公，坦白说明，就是政府派来，也无甚问题。否则，彼此之间，不能相互信任，自就无法真正合作，更谈不到做出任何事情矣。”刚说至此，黄玉树、郑文贤和谢文新同时来到张寓。张即告诉他们，不出我们所料，郑等果然是政府派来的。黄只淡然说：“政府派来的，有何关系，不过朋友之间，理应推心置腹，相见以诚，如果鬼鬼祟祟，秘而不宣，人家哪会知道你是何居心。”郑文贤说：“不过要等待人家有机会时，才能说出原委。”当时我极力赞成郑文贤的说法，极力劝说他们要与郑、林等密切合作，并保证郑、林等必不至对他们有所妨碍。张、黄诸人均欣然接受我的劝说。

事后谢文新告诉我，我才知道黄玉树与郑文贤上述所言，是针锋相对，另有用意。原来郑文贤的身份，初亦未向张、黄等言明，后被黄从其他方面所探悉。黄乃骂郑为人鬼祟，不够朋友，大感不满。虽经郑多方解释，黄仍未能谅解。今天乘间发此牢骚耳。

我被闽北站派遣到南日岛后的主要活动有二：

一是拉拢张部的各重要头目，与军统派遣下海的特务分子加强勾结，紧密合作，同心协力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当时我是运用封建迷信的方式，与张逸舟、黄玉树、郑文贤、谢文新、李雨丞、郑德民、林沧圃结义为拜把兄弟。记得农历八月初八夜，在南日岛浮斗澳山边的一个小神庙里，摆上三牲祭礼，焚烧香烛楮帛，在神前杀鸡歃血，同吃鸡血酒，跪读誓词，结为兄弟，誓同生死。

该项誓词的大意如下：

某某等八人，愿在神前结拜，义为兄弟。同心协力，共赴事功，患难相扶，祸福与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愿求同年同

月同日死。如有违背誓言,背信弃义者,神人共戮!

上述八人,我年居长,被推为“老大哥”,张逸舟次之,郑德民、林沧圃……等又次之。

二是介绍张逸舟与闽北站发生关系,参加军统特务。我于将离南日岛准备返榕的前一天,特地去找张逸舟谈话。我深责他何故甘当汉奸,不惜臭名万古。又告诉他,我国抗战必胜的种种理由。并且追问他,我国胜利之日,你的后患将何堪设想!张沉吟不语,久未置答。有顷,才懊丧地说,当时是事势使然,实迫于不得已,你所深知。事到如今,已无话可说。只有希望你替我想个补救办法。我察言观色,认为有机可乘,乃即告以必须赶紧回头,靠拢“政府”,为“戴先生”做些事情,以后才有生路。又问他,那年戴在武汉召集全国民军首领开会时,你是代表张雄南,由港前往武汉参加该项会议的,那次你是否与戴见过面?张即连连答称,见过的,见过的,在旅馆里见过好多次。我说,那就很好了。如果取得戴的信任与支持,即使有天大之事,也就不成问题矣。张听后,就毅然答应愿意参加特务工作,要我为他介绍。我要他写一封亲笔信给戴,交我带榕托闽北站设法送渝交戴。张说,信可以由他亲写,但因文字水平太低,而且又不知如何写法。因而要我代他拟稿,由他写正,交我带往福州。我就替他代拟一信稿,原文颇长,现仅记其大意而已:

戴先生钧鉴: 鄙人本于抗军期间,息前个一出露彰中意天于前
前在武汉,面聆训诲,获益良多。后因事势所迫,不得已
出此下策,惭愧无地自容!万恳谅我苦衷,俯赐优容。今后如
再又有机缘,愿效犬马之劳,以供驱策。……

张逸舟敬上。

此次我逗留南日岛,仅一星期多,于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后,即离开张部,仍返福州。临行时,张部送给我路费1000元,郑德民又另送给我300元,蓝布一疋和西式女童衣一件。

我返抵福州时,就将此行的活动经过,汇报闽北站。该站正副站长严灵峰和严燧,均喜得眉开颜笑,奖励有加。第二日,严燧特地告诉我,逸舟给“老板”的信,已先用电报拍发给局本部。原信拟用航快寄渝。他还将闽北站给我的信,当面交我。该信内容大意:该员此次南日岛之行,完满完成任务,卓著勋劳!除报请上级备案外,特函嘉慰,以资鼓励。我真是名利双收,难怪当时一般军统特务分子,看得眼红发热,羨而且妒。

自我第一度下海,从中拉拢特、伪双方加强勾结之后,张逸舟诸人对待郑德民、林沧圃等的态度,果即逐渐好转,遇事多与商量,已不似从前的那样隔膜。郑、林等遂认为我是“灵应仙丹”,药到病除。如能将我长期留在张部,便可以左右张逸舟之意志,操纵张部,为所欲为。因即再函闽北站,要求严灵峰和严燧二人,必须加派我下海,长期留住张部,协助他们进一步勾结敌伪,以利其进一步开展活动。

其时,军统对沦陷区勾结敌伪的工作,特别重视。所以,严灵峰对下海特务的每次要求,都是“有求必应”,言听计从。1941年3月底,严燧在福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又找我密谈,说:“阿肥(德民)和老四(沧圃)早又来函,要求增派你下海,要你长期住在海岛,协助他们工作。我和灵峰商量未决,久未答复他们。但他们昨天又寄来一份情报,内容是说,老四曾在敌军船里与敌酋闲谈时,该敌酋于无意中透露出一个消息,说敌军将于本年4月间,将大举进犯福州。这一情报,相当重要。但该函语焉不详,未能断定其真确性如何。所以,灵峰之意,是要你再往南日岛一趟,实地查访该项消息,是否真确可靠,迅再详细函报,以凭决定一切。并且,他们又再重提增派你长期住岛之事。我本舍不得你离开稽查处,但灵峰之意是说,郑、林一再要求,迫切需要阿驰长期住岛协助,最好要让阿驰下海。海上工作要紧,稽查处的情报股长职务,是可以另派他人接替的。这是灵峰的意见。但未知你的意见如何?”当时我自然是

和前次一样的满口答应。我说：“既然是严先生之意，我自当惟命是从，无有话说。”当时一般的军统特务，视海岛工作是一块肥肉，求之不得。况我已到过南日岛一次，尝过甜头，食髓知味，何乐而不为。因此，我才这样轻快地答应下来。于是，闽北站即电军统局请求准我辞去福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情报股长职务，遗缺委由张新民接充。并嘱我办理移交手续，摒挡一切，准备下海，长期留驻张部。

就在我准备下海而仍未下海之前的3月间，有英商轮船“捷昌”号，满载笋干、茶叶和毛边纸等物资，由福清海口开出，向北驶经白犬洋时，被逃驻白犬岛的张部匪队截劫，将该轮所运的物资和搭客的贵重行李，洗劫净尽。并将轮上的搭客——福建运输公司职员熊某、福建贸易公司经理陈煊之妾和南平铁工厂厂长徐仁基之妻等男女三人（均浙江人）护劫而去。他们之所以护劫此三人，表面上是说，因为浙江人统治福建，迫害闽人，故护劫此三人为福建人出一口气。其实，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勒赎巨款——开价10万元。但终因军统闽北站从中说项，过了年于张部进占壶江岛时，将熊某三人带至壶江岛，无条件释放。我于第二度下海时，严燧亦托我劝张逸舟将他们三人放回，不可勒赎巨款。我曾将严燧交代的话，告诉郑德民、林沧圃，也曾向张逸舟关说。但张认为如果不拿赎款，无条件释放，恐引起日方的怀疑，在目前是不能释放的。因此，拖延一年余，才将他们三人释放。

张部于截劫“捷昌”商轮的巨量物资之后，乘王成章撤离南日岛之机，又率队返回南日岛，收买枪械，引诱壮丁，积极扩充武力，人枪又大大增加。

同年4月间，我第二次到南日岛时，张逸舟收编林震之事，早告成功。张对此大为满意，曾对我说，此次收编林震之所以能够成功，全赖沧圃之力。林沧圃亦傲然自得，对我夸说他为张部所立的莫大“功勋”，说林震与张逸舟平日毫无渊源，如非他从中保证，极